東塘集

六

欽定四庫全書

東塘集卷十　　宋　袁說友　撰

講義

　講學

恭聞太宗皇帝謂李至曰朕年來無他好但喜讀書監古[illegible]近講詩見國風多識得[illegible]向[illegible]宗皇帝謂[illegible]曰朕居禁中自有日課早閱奏章午後讀春秋[illegible]夜讀尚書又曰有帝王

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無一日廢學但推前古
治道有宜於今者要施行耳不必指摘章句以為文也
大哉祖宗所以治天下國家者其必由於學乎誠本朝
之家法啟佑乎後人者也臣仰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
得於天資歷數在躬繼天作子踐阼之初恭默以執祖
喪恪謹以隆父養倚信大臣收召人物崇廣言路數求
直言此皆陛下疇昔講學之功其見於初政者已足慰
人心而愜衆望然而自古聖主臨政願治身致太平未

有一事不由於學況陛下御極之始尤當以講學為先自古聖主進德修業終身而行未嘗一日敢忘於學況陛下春秋方盛尤當以講學為急陛下之所謂講學者蓋將學而措之以治天下國家者也本朝呂公著有言曰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聲律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利祿取科級耳人主所不當學也人主所當學者觀古人之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公著之言實為

人主講學之要今陛下方上承宗廟之付託下慰四海之觀瞻萬幾得失之端一念趨向之本小有未至即基安危是故人主所謹端在一心正心之原實本於學蓋道者適治之路惟學然後道明以德行仁者王惟學然後德進審為政之理非學何以達理以義制事非學何以由義古今有興亡有成敗學然後知所以興亡成敗之本天下有利害有治亂學然後知所以利害治亂之因人主有講學之功則明道進德達理由義可以成可

以興享其利享其治人主失講學之益則昧道晻德悖理違義至於亡至於敗受其害受其亂事之必然無可疑者陛下前日朱邸固已親近諸儒從容論講凡其開沃聖心培植學本者可謂弗遺餘力則陛下於道德理義必已能洞達而知所原本矣於興亡成敗利害治亂必已能深究而知所畏慕矣陛下天縱聰明非凡所及講學之益為日固久然既承大寶天子之學事異初潛故臣輙以為講學之事陛下今當舉行者其説蓋有五

焉一曰凡經筵講讀陛下或意有所未喻則詳為叩問必至洞徹深曉然後已與之反覆問難使之開導聖心知所鑒戒且不以他事而輟講亦不以拂意而倦聞若止循故事畧無上下議論之益則雖積歲累月於陛下必無益也二曰經筵之例率朝廷入講陛下坐朝甫畢聖躬豈無少勞急幸經筵諸儒僅了講讀不暇紬繹辯論人主僅能迄事不暇叩問咨益講讀虛文莫此為甚願頒睿旨凡遇講日並候退朝供膳已畢然後入講下

則從容敷繹以伸論議上則再三叩問以達未喻則講
讀之官不徒設矣三曰竊聞經筵日即見講春秋通鑑
三朝寶訓陛下方此臨阼委政大臣既無他事以擾聖
抱要宜增益一二經書輪以進講尚書一經句句皆明
治亂安危之本仁宗皇帝訓典事事皆為後世子孫之
法願增此二書以全講學之力四曰講官内宿祖宗欲
以夕召儒臣廣為咨問光武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意盖
出此願陛下遇講官宿直即賜宣對或以日間已講讀

而意所未喻者再使詳解細説或陛下自以古昔治亂興亡叩問原本使之開沃啟導或陛下萬幾之務有疑貳而未決者因以洛詢使之開誠獻納學念旣專則學力日進矣五曰古先帝王自唐虞三代以下至於唐末正統之傳其君或善或否其治或得或失無慮百數陛下凡遇進講或講官宿直以古帝王時取一君命講官著論一篇凡其君之善與否其治之得與失詳爲論議相繼進入陛下觀其所論善者爲法惡者爲戒集爲一

帙常置左右或聖意有所未喻即於經筵夕召之時再
令元撰講官詳細開說不出數月古之帝王善否得失
盡在陛下目中可以為法而為戒矣凡此五說皆所以
為講學之地願陛下上法太宗仁宗高宗聖訓講學之
勤下稽呂公著所論聖學之要出而於經筵講讀之間
入而於晝夜觀書之際不事虛文力求實學則聖心融
澈聖學高明聖德日新聖治日盛施諸政事無非有得
而無失措之事業無非有利而無害一毫之差陛下自

不肯為一言之失陛下自不肯發事事中程度物物合
條理以至親君子遠小人數見儒臣尊禮正論則中興
之功太平之治誠可拱而俟也臣起自寒儒叨綴從列
論思獻納職守所繫瞻望清光之初不敢進無益之論
專以講學一事以獻陛下伏惟聖明以為當今急先之
務最切最要莫大於此務深思而力行之昔傅說之告
高宗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
永無愆臣拳拳所奏惟陛下加念焉天下幸甚

講易

臣聞夫易畫於伏羲演於文王爻詞於周公彖繫於孔子而易成於周矣故曰周易謹按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簡易也不易也變易也先儒之論以簡易不易非聖人作易之妙旨繫辭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凡此皆變易不窮之義顧豈簡易所能盡耶自伏羲之時世質民純巧偽未作故雖三畫可

以盡天下之變至神農堯舜取法八卦以明吉凶其大者衣裳取乾坤而天下治降及夏商至周之世民偽滋生禮樂闕壞天下萬事紛然而起三畫之易始不能以盡萬變文王憂焉重卦為六十四重爻為三百八十四又為彖辭以究八卦之用天下有變易不窮之事大易為變易不窮之書或萬變藏於是而難見也則乾坤為易之緼而藏者見矣或萬變出於是而難明也則乾坤為易之門而出者明矣或莫不由於易也而後謂之道

或陰陽不可測也而後謂之神蓋變之道而天人之理具焉是故陰陽變易而成萬物日月變易而成四時此變易之見於天道者然也消長變易而成治亂情偽變易而成利害此變易之見於人道者然也在天之變易則有神化以運其妙造在人之變易則有明主以成其全功今夫君子常用小人常斥則天下易亂而為治矣純用誠實黜逐詐偽則萬事變害而為利矣此皆人道之變易而不可以不謹也恭惟陛下道貫三材知周萬

物舉而措之天下者大易之事業與天地合其德者大易之彌綸方且命召儒臣講明大易竊惟潔靜精微之妙窮理盡性之原陛下固已心感而默識之小臣不學不足以贊光明緝熙之盛惟是易之一書備究天人變易之理頃者陛下親御宸翰書易泰卦以賜輔臣其於材成輔相以左右民蓋與天合矣至於人道變易使君子常進小人常退以盡人道之變易者臣願陛下體易之變明泰之旨使天下常治而無亂萬事常利而無害

茲誠宗社無已之休臣冒瀆天威無任昧死戰懼之至

子曰居上不寛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臣聞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天下之事未有無本而能行者譬之水焉或盈科後進或放乎四海而其源深流長者皆本也本之不立末亦不舉本末外喪而何事之可行哉夫居上何以服人也而其本則在於寛惟寛厚長者則使人愛之如父母矣為禮何以示人也而其本則

忘理以廢本故能上而服人足以保其位内而正已足
以安其躬外而盡物足以接乎下夫以一人之身而上
下内外無一而不順乎理焉是不深可觀哉雖然抑又
有說也傳曰寬而有制盖寛而無制則優柔縱弛其弊
至於弱而不振矣又曰恭敬而無實盖敬而無實則令
色足恭其弊至於詐而弗誠矣又曰喪至乎哀而止盖
哀而不止則傷生滅性其弊至於禮有所不行矣此又
用寛施敬致哀三者之要道聖賢所當深致意焉者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臣聞夫子之取人不朿於一律不限於一門故天下之才或小或大而皆適於用用之各得其地則小用而小大用而大隨其分量以成就其功用抑皆有可觀者矣豈特夫子以是而取人古之君天下者用天下之才亦

不越此也季康子見孔門之士皆一時翹楚而未知其
所可用之地乃以三子發問焉而不知聖人固不以一
律一門而取諸人也子路之果足以斷大事子貢之達
足以通世務冉求之藝足以權物情三子之才其於從
政何所不可使聖人束以一律限以一門則必欲果必
欲達必欲藝三者兼得而後用之則天下之才將無可
為者矣此道也非康子所能知之唯二帝三王固常以
此權天下之才以收一世之用姑以堯舜觀之九德咸

事俊乂在官而至於庶績其凝夫三德六德固不同也而皆各有所長堯舜悉因其才而官使之用能收庶績其凝之效此人主用人之要道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臣聞所貴乎為聖賢者以其知命義之大戒而已能知命則安時處順而不苟求能知義則砥節厲行而有所立知斯二者則無適而弗安矣孔門之賢固多矣而知

命知義惟顏閔二子焉夫季氏之於魯上則不能輔國君以盡尊王之義下則不能安其分以正陪臣之名其為不臣蓋聖人之所必誅也方且以不義之富貴欲奔走國中之賢士夫豈知閔子者蓋樂道而忘人之勢之賢也其視季氏不啻犬彘然顧肯為斯人屈哉費宰固不足以浼子騫也藉使循而上之加於費宰數等子騫亦不為季氏一出也而又可以使之哉此而可使孰不可使也夫子之言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

此孔門命義之戒子騫守而不失者也季氏之僭費邑之畔其無道甚矣使之為宰而不肯就危行孰加焉然且曰善為我辭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其言之遜人如此則聖賢之處亂世固自有道哉如季氏之不臣其心必謂人莫吾知也而閔子方不就其所使不屈其所守所謂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者彼然後心知魯國之有人也以是知命義守節之士誠有益於人之國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臣聞天之生賢固有定分聖人之愛賢有不能自已者顏子之亡夫子慟焉而歸之於天故曰天喪予伯牛之疾夫子嘆焉而歸之於命故曰命矣夫豈非賢之生也固自有定分哉今夫子之愛伯牛也既執其手而形之言又悲其疾而至於再復悼其亡而歸之命辭哀意感惓然有愛賢無已之意自後世觀之猶使人悲傷太息

而不容已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臣聞人之所以能休戚其心者以有欲焉爾夫欲者志之所趨於此則樂於此失所趨則樂者為憂矣此常人之情也是故有所欲不得其所欲則不樂無所欲未嘗不安其欲則無不樂顔子之樂樂此而已何者簞食瓢飲其視食前方丈何如哉居於陋巷其視榱題數尺何

如哉然天下之至美生於吾心之至樂衆人以欲而顏子以道耳不以貧窶易其念則視簞食瓢飲如食前方丈矣不以富貴動其心則視居於陋巷如榱題數尺矣人之所憂顏子之所樂也此心不變則此欲不作此樂不改則此憂不萌人見其樂而顏子亦不自知其為樂也如是而後謂之心齋坐忘焉謂之庶乎屢空焉求之孔門固有慍見於絕糧矣固有陋於九夷矣而顏子獨能以道為樂可不謂賢乎哉此聖人所以賢之再三而

嘆衆人之果不可及也雖然憂樂人所未免者抑又有富貴之憂樂者姑以堯舜觀之孟子嘗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而漢董仲舒亦曰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聞以位為樂故斥逐亂臣務求聖賢是以得舜禹稷契臯陶賢能佐職教化盛行天下和洽則堯舜所憂所樂者蓋在於誅亂以求賢得賢以致治是謂富貴之憂樂者顔子窮而在下耳若夫在上之聖人其憂樂在天下豈特如顔子而已哉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
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臣聞自古聖賢學聚問辨進德修業豈有他道哉曰志
於力而已矣傳曰惟學遜志又曰功崇惟志惟有志則
事必成矣傳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力行
近乎仁惟用力則至於道矣盖志則在我而力則有限
也夫欲為而不能為此力也非志也事至於不欲為是
謂志弗堅矣力以有限而止此固非志之過志以不欲

而輟是誰之過歟此夫子所以力戒冉求而遡其心夫子之道門人所共說者鑽堅仰高豈容一蹴而至自非力有分量勉强持循而不自已則未免有中道而廢者若夫有志於夫子之道朝斯夕斯不以日月而至如適越焉必至於越而後止此志既堅此學必固其肯功虧一簣而遂止哉今冉求非不悅聖人之道乃自嘆力之不足然求也退夫子固每進之其忍於此而不鍼其膏肓乎故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畫止也謂其非

力不足也特其志弗堅而自止耳使夫道愈遠而志愈竭道愈難而志愈銳其肯自畫於中道之廢乎故嘗因是以觀古之聖賢如堯舜之汲汲仲尼之皇皇或孳孳日行其道或不寢不食而思不如學此豈以力不足為說哉此豈以中道而遂止哉然則為聖為賢欲學聚問辯進德修業者當自悅聖人之道始欲悅聖人之道者當自立志始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甚惡而學者之所深戒也子夏之在孔門固非有此然聖人作炳於眇緜每不敢忽子夏方出見紛華靡麗而悅意其名實之辨或昧焉故聖人以此預告之使其知君子之儒其道以誠而不以偽以義而不以利以本而不以末以公而不以私斯可以為君子之儒矣臣觀三代以後凡為小人儒者幸而見用小則如漢張禹孔光之徒大則為唐許敬宗柳璨之輩其為患何可旣也然則君天下者其於用人之際庸可忽諸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臣聞中庸之言曰為政在人釋者謂在於得賢人也蓋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此不易之理也求之古昔上而治天下下而治一國又下而治一邑莫不皆然子游為武城宰孔子嘗聞其絃歌之聲矣然一邑之中必有一邑之望使為政者有所取法焉則教化易行習俗易美聖人喜其為是邑也而民有向道之意此其功效必

有自來故問之曰女得人焉爾乎謂武城之政其美如此者必因得人而致也而子游果以澹臺滅明為對蓋行不由徑則是以直道而行矣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則是正已而不求於人矣直道而行必無主癰疽瘠環之事正已而不求於人必無阿大夫毀譽之疑斯人也其當世之賢人乎非子游之智其孰能知之非子游之政其孰能用之宰斯邑得斯人致斯治宜其如牛刀割鷄而收愛人易使之效也雖然治一邑者猶以得人

伐故能安富貴而不敢侈處學問而不自足居功名而持以謙有若無則其有益富實若虛則其實愈豐禹之為禹而乾之為乾皆不外此道今孟之反魯國之大夫耳其德其行不詳見於傳記而其不伐之美若有不可掩者聖人肯以人而廢言哉凡軍前曰啟軍後曰殿戰以啟為難而敗以殿為難也魯哀公十一年魯與齊戰魯師敗而奔孟之反不敢因敗而急奔而後入以為殿焉是能於敗中而以殿為勇且於斯時也使孟之反以

殿為負豈特自以其難為功哉又將暴白一軍之不能勇也其矜伐孰甚焉今也方欲與衆同其罪不欲異衆示其功旣奔而獨殿非因敗而求生者也復不自以為殿而謂馬之不進非敢自居於勇之名也是於有功之中而有謙晦不自伐之美推是心以往而禹之不伐其功乾之善世不伐皆可以馴致矣故夫子表而出之以告後世使如孟之反者亦能有不自滿假之意其視賈餘勇以誇人者有間矣古之人其善行至於日日新又

日新有加而無已者皆自不伐始夫惟不自為已足而學無不足不自為已成而德無不成此蓋聖賢進修之要道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臣聞堯舜之知人則以巧言令色為必畏夫子之論道則以巧言令色為不仁巧言令色小人之事也持小人之事而居於世以求悅於人取容於衆而無患難之廹

已者此非治世之所有而皆衰世之時之人也何者惡直醜正為衰世之風去佞嫉邪為治世之事善觀世之治亂者盖即於此夫子當周之衰慨直道之不復行思古人之不可見彼方以辨給相傾以諂脅相勝為之咨嗟歎息而有言曰非有祝鮀之巧言而徒有宋朝之令色則難乎免於禍矣甚言周衰道喪巧言之佞令色之美二者苟闕一焉則不可以自立也嗚呼此豈治世之事哉大抵剛則難售柔則易入難售者其說必以正易

入者無適而非邪此巧言令色能免於亂世者也惟天
下之聖賢斯能辨剛柔而識邪正是以顔淵為邦之問
夫子首告以遠佞人又曰佞人殆以言一墮於佞人之
計則其從甚易浸淫漸漬如火銷膏而人不知其殆必
矣此自古聖人之所深戒者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臣聞居者未嘗無出也不由乎户則不可出矣學者未
嘗無行也不由於道則不可行矣出必由户則無穿窬

由徑之行行必由道則無非僻不正之心何者道則正理之所自出而非虛無淡泊之謂又非矯激高遠之謂也有是事必有是理循理而行則無不合彼不合於道者是不由於正理也君子之於天下也烏有不由正理而能合於道哉雖然聖人由之而衆人則昧焉舍戶而出則所出者非正路離道而行則所行者非正理知出必由戶者之為正路則知行必由道者之為正理矣後世異端既起詖說復附舍正路而弗由則不知出必由

戶矣舍正道而弗行則不知何莫由斯道矣於是以虛
文眩俗以汙習謀利聲氣以相援比周以相殖正戶之
由正道之行漫不復問自非聖人著誠去邪而反之正
其不爲天下國家之患者鮮矣然則行而不由於正道
者皆聖人之所必誅也

日閱兩朝聖政

臣恭聞高宗皇帝諭宰臣趙鼎曰朕居常禁中有日課
早閱章疏午後讀春秋史記夜讀尚書率以三鼓罷孝

宗皇帝諭講官周操曰朕在宮中並無他用心只是看
經史耳大哉皇祖之訓學有緝熙于光明所謂詒孫謀
而燕翼子者蓋必由於學也仰惟陛下踐阼之初未遑
他務首開經幄添置講員增益諸經早晚兩講不以崇
高富貴為樂而以盛德日新為念臣去歲八月初二日
面奏講學劄子陛下慨然垂聽出示講官越三日宣召
微臣玉音諭以悉行所奏中外交賀咸仰陛下學業之
篤根於至誠蓋二帝三王之用心求以上繼高宗孝宗

聖學之盛也臣竊惟陛下日御經筵固有定式惟是暇
日與朝退之際皆是清閒之燕宮中庶務必不上關聖
懷當此暇隙之時稍思日課之學如高宗孝宗之訓定
課式於禁中庶幾既有外朝講讀之勤又有内庭課學
之益臣恭覩高宗皇帝聖政孝宗皇帝聖政二書皆是
兩朝七十年間大政事藏諸金匱不惟盛德大業醲化
懿綱一一所當訓式而紀載明白事理較然觀閱之間
易於著心而入耳固不待講解而後明也臣愚欲望陛

下以高宗孝宗宮中讀書定課為法而復以聖政之書專為宮中課程之學下祕書省繕寫兩朝聖政二書留置日所御殿日閱數條以為定式設施措置之美惡法令政事之修明熟味細觀再三紬繹積日累月不渝定課則兩朝聖政之書盡畢觀覽良法美意皆在陛下胷中出而見諸政治者將自脗合而無間矣此其事不勞其道易行而其效必至者也臣拳拳愛君願裨聖學惟陛下財幸

講高宗聖政實訓

臣恭開聖旨已於今月十三日開經筵所臣仰惟陛下
聖學高遠緝熙光明稽古憲章宏濟極治臣愚贛亡識
敢陳管見仰裨邇英之末議惟陛下財幸臣仰惟太上
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三十六年之間仁文德功聖
神明武發而見諸立政用人愛民馭軍之際皆一代宏
模萬世丕式陛下嗣位之初即命詞臣纂輯作宋一書
揭名聖政親製序文藏諸金匱臣以不學誤蒙聖恩俾

承中秘遂獲仰窺大政恭誦全文臣不勝至榮極幸陛
下方循堯道本於授受施之政事動協訓謨儻於聖政
之書日以繼日研覃不懈則於治體尤非小補臣愚欲
望陛下恭發詔旨自今歲為始以太上皇帝聖政同三
朝寶訓命經筵官日以講讀永為定制俾之紬繹大典
洽沃聖衷陛下進而定省得之面命退而講論得之方
冊益以彰率由舊章之意行堯之道與天無極帝王之
學莫大於此臣何幸得親見之臣謹昧死以請

進讀高宗聖政

某仰惟主上以大有為之資親奉付托之重重華協帝以舜事親定省慈闈以天下養歲踰二紀亘古所無大故非常聖心痛切至性盡於父子孝誠通於神明斷自宸衷躬行三年之制悲憂過禮哀極有餘蓋自三代以來明君聖主不能黽勉而力行者主上發於至誠躬履喪葬舉無違禮跨越今古焜燿簡策貽訓萬世甚盛甚休某仰惟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道備德全功

大仁顯形之謨烈施之政令配天地參化育散在天下
而載諸史牒者蓋非鋪張揚厲得以究其萬一也惟茲
羹墻之念方切於宸慮則夫聖有謨訓豈一日而可忘
恭惟乾道之二禩主上首命儒臣纂輯建炎紹興之大
典作宋一經揭名聖訓貽謀燕翼悉聚此書御製序文
藏諸金匱其頃蒙聖恩擢丞中祕得以仰窺大政拱誦
奎文不勝至榮極幸主上方極孝慕思報大恩惟有循
舊章憲成式以寓罔極之念以慰在天之靈庶幾孝治

有隆已替某欲望敷奏恭發睿旨於講筵所候將來開
講日以聖政一書命經筵官日以進讀俾之紬繹寶訓
啟沃聖衷以永孝思以宏治道以仰副主上倫制兩盡
之意實天下厚幸

進講故事

唐文宗嘗顧鄭覃曰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
文宣主也帝曰詎敢望是李石欲强帝志使不
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覃之對臣皆以為非顏田

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當日引月長以齊堯舜

奈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為不及惟陛下開肆厥

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

臣聞人主之向慕治之本也天下於此占之焉始之向慕者高則他日之所成者必不卑假令力有不逮尚猶可得其中始之向慕者卑則他日之所成者必不高假令勉強力行終必不能踰其始望傳曰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又曰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斯為下

矣漢武上嘉唐虞尚且多慾唐太宗遠比堯舜猶不克
終況其下乎周公思兼三王仲尼潛心文王況人主乎
鄭覃以文宣比文宗未為卑汙雖文宗亦且不敢當而
李石遽非之必欲齊之堯舜不欲以文宣自安石真愛
君哉俾厥后為堯舜非堯舜之道不陳政為此耳
賈昌朝奏伏見西夏僭狂今將出師以遺朝廷
之憂臣竊謂此固不足慮而國家用度素廣儲
蓄不厚民力頗困是則可憂自天聖以來屢詔

有司節省用度以至於今未聞有所施行宋受
命八十載可謂治平矣然節愛之術有所未至
邊陲雖寧而兵備不省徭役雖簡而農務不篤
外厚幣聘而內豐廩給自餘虛用冗費難以悉
數天下諸道若京之東西則可自足陝右河朔
歲須供饋所仰者淮南江東數十郡爾故田稅
不足重以榷禁凡山澤市井之利靡有厚薄悉
入於公上而民不得售加以不耕不織游惰之

俗蠶食為害都人士女燕安太平忘衣食艱難之患習尚奢侈重傷民力農所以困國之儲蓄所以不厚者職此之由夫國財民力糜於無用之日故當其有用不得不憂臣嘗治畿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了足其三年賞給仍出自內府況他郡邑兵不啻此推是可以知天下虛實矣臣又嘗掌京廩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朝廷之用三分二

在軍旅一在冗食天下太平已久而財不藏於
國又不在於民儻有水旱頻仍之災軍戎調發
之急計將安出哉願陛下鑒已往之失察當今
之務取景德已來迄於景祐凡百用度無巨細
校其所入所出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不急者
皆省罷之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未嘗生財也而財則自生未嘗理
財也而財無不理是豈有他術哉曰節以制度而已古

之人其論生財也而歸之大道其論理財也而槪之曰義夫道與義固非為生之理之之具也盖道義者制度之所自出而制度則本諸道義焉爾是故聖人於此立之以為制守之以為度無事也而為有事之備有事也而為無事之儲上無橫用而以制度行之身下無濫予而以制度施諸人上不以不予為難下不以不得為念無事而無傷財之患有事而無害民之憂此聖人足國裕民而收富庶安强之效未有不出於此者仰惟國朝

則有內藏之積也二者其將為有事之儲乎然封樁之積臣亦畧知之矣錢約一歲之積不過四十餘萬而歲有支用所出亦多其所積又實無幾矣內藏之積臣不得而知也使果有所積耶其積愈厚則其備愈可恃矣其或未然臣未知所以為緩急之儲與夫為大農之計也故臣不暇旁舉遠引願首以古人節以制度之訓中以賈昌朝節省用度之奏而終以今日財計出入之說以為臣進故事之獻惟聖主深鑒往事而力圖之

漢文帝既聞廉頗李牧為人乃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馮唐曰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迺復問馮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

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繇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之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臣嘗讀曾鞏本朝政要策其言曰太祖皇帝之制將也

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略其
細而求其大又其官而責其成至於論富之以財則曰
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輒
以千萬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萬貫悉以給與又加
賜賚漢超猶私販榷規避商算有以事聞者即詔漢超
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邊將皆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
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以財矣
鞏之言豈無所據而云哉蓋英主之御將也誠知將帥

武夫不可以文法拘不可以廉隅律苟不有以優其貨財使之上足而下裕則彼將自營之不暇而何暇恤吾士耶彼為士卒上不見恤於國下不蒙恤於將欲其無饑寒胡可得也安敢望其死國哉然則太祖之所以優諸將實使之推有餘以優吾士也建隆開寳成效可見於此國家養兵自御前以及沿江屯戍亡慮數百萬其廩而給於官者月以計之人為粟二升有半人金七十有七而月糧之數僅三斗耳彼其人有父母妻子之養

疾病婚姻喪死之費皆於是乎取則宜其窮餓怨嘆而不已雖然其所給皆舊制也而何以特困於今日哉臣嘗訊之軍卒之故老則以謂向者縣官廪而給之雖甚微而諸大將所以優之者則猶厚也如韓世忠岳飛劉錡之所部金帛賚及徒伍米粟厭足於輿卒中雖變更而後來所得猶擅酒酤之利田易之息皆歲以萬計利入若此則士之藝且精者諸將且有以賞之也士之貧且悴者諸將且有以賙之也厥後酒酤罷田易廢凡軍

中一毫以上之利徃徃捜括殆盡而將帥無復利權乃
又責之以小廉曲謹束之以矩寸規尺隄防議論之甚
嚴上不能以自裕下亦不能以仰給士於是時始僅守
其升合之粟百什之金而嚣然有旦暮之迫矣又曰使
其父母妻子奔走閭井逐口腹之急殆同丐殍而其身
亦負薪織屨轉移末作且不自給彼其平居無事困饑
寒慮妻子出怨言方觖然有不平之意一旦有事其能
捐軀盡力於上乎此臣所以日夜深思動心而懼者也

相通將士均裕故能兵威所加前無堅敵今上天悔禍

敵方困於北人之擾中國固未暇問而所以先上策為

有備者要當急為之圖也然則擇任將之策而何策哉

臣願上法太祖皇帝御將之方如李牧饗士制勝之效

出馮唐一言之戒下御今日士卒之道特出睿斷如酒

酤如田易如營運之類盡復異時寬大之制令諸軍得

斡旋自行施置關梁弗征州縣弗禁諸將得專其利則

可以賞士卒蓄廩粟繕器械毋束以文法毋拘以常制

毋責以小廉諸將稍富軍用稍寬下得以優數犒賚以求裕吾士蓋必先優吾將而後可以優吾士也惟陛下實圖之

慶歷元年十一月仁宗皇帝曰人臣雖以才適用要當以德行為本苟懷不正挾偽以自蔽用心雖巧而形迹益彰朕以此觀人洞見邪正宰相呂夷簡等曰孔子第其門人而顏回以德行為首陛下所言知人之要盡於此矣

臣嘗觀司馬遷之稱堯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蓋該天下之明者莫大於天窮天下之理者莫妙於神而堯也悉同其功用焉夫以如天如神之大而逹諸知人之際其辨邪正核真偽别賢否者果何所難哉而堯乃於知人而難之豈以如天如神之大而反病知人耶誠以堯之所難者不難於知君子而難於知小人也君子之行也務實實則較然而易見小人之行也以詐詐則隱然而難知何者真未嘗能亂偽也而亂真者必偽正未嘗能

東塘集卷十二

宋　袁說友　撰

狀

君道狀

臣嘗觀夫子之言曰為君難又曰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大哉聖人之言深切乎帝王用心至到之地也仰惟陛下以春秋方盛之年履九五崇高之位固欲長享天下之奉而安守天下之尊也然則為

君於上而所謂難者雖一嚬笑之細而無所不寓陛下果亦知人君之所謂難者乎臣請為陛下畧陳之夫貴為無敵富為無倫富貴之盛為君者獨有也生殺自我予奪自我慶賞刑威為君者獨專也有此富貴專此刑罰天下之事宜若無有難者嗚呼是豈知為君之道哉人主以一念慮之間知吾之所謂難者無一而可忽是故不敢易其難而畏其難則富貴刑賞我可有而不敢恃不以為難而忽其難則富貴刑賞我可得而不能守

盖知其難則畏畏則無一而不謹不知其難則忽忽則無一而不縱陛下試觀自古賢君聖主凡守此大寶居此大位而可以忽而縱者為之耶君人者大則政刑號令而關於治亂安危之機微則言動趣向而繫於教化表儀之本細則聲音笑貌而達於視傚觀瞻之地小有不謹則悔吝隨至浸以不善則災害有作大而悖理傷道則亂亡不可禦矣此必至之驗也非如天下之人其善否得失獨繫於一身一家而已陛下亦嘗思前日之

在潛邸與今日之履大位其難易果如何方陛下潛龍之時養聖人之德儲天下之望其一身之所形見而或有善否得失者未必盡關於目前之安危治亂而天下之議論責望其屬於王邸者亦未必如是之切且亟也今陛下上承祖宗社稷之付託下為四海生靈之宗主萬目之所觀瞻萬物之所關繫萬口之所責備為之甚艱舉足皆是凡政刑號令言動趣向聲音笑貌是三者一有過差小而議論責望大而利害休戚又大而安危

治亂皆所由出也陛下當此之時其視潛邸之日一難一易固自判然矣試以堯舜觀之其君臣都俞之間且曰后克艱厥后又曰惟帝其難之方且兢兢業業知其艱且難者而不敢自安蓋以為君之難動有所關繫故堯則不敢以位為樂而舜則猶有已憂也由漢以下知此難者唯唐太宗其言曰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與諸公謹之又曰人主惟一心而攻之者衆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太宗以聰明絕人

為難曰是善乎否也一行之出則以為難曰是得乎否
也居隱顯則一其心不以隱而加忽處細大則一其行
不以細而弗察小而聲音笑貌推此難之心而不以妄
發微而言動趣向推此難之心而不以輕舉大而政刑
號令推此難之心而不以自用在閨室屋漏之中常若
議者之在其後當積日累月之久不敢一日安其心惟
善是修惟不善是去惟人言是畏惟過失是憂其難在
事難之在心則有治無亂有安無危陛下享國萬年而

端命上帝譬如人之一身康强無疾而能惕焉難之飲食起居必畏必謹則疾疢何自而至彼恃其强者易其所難縱飲食恣起居不病則已病則雖欲救之何及哉臣蒙被國恩職在獻納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虚心聽納之時用敢盡竭愛君之言仰裨聖聽唯陛下勿以為迂闊而詳察焉天下厚幸

舉材狀

臣聞為治之道莫先於用人而用人之難尤貴乎審擇

世未嘗無材也然一見於用則有心術有好尚適於平正者則為公為賢而溺於偏黨者則為私為詖要其終而成敗可見此無他中之為德民鮮能久矣夫師也過商也不及非中也夫子無取焉蓋智者過之愚者不及皆足以害道也狂者進取狷者不為非中也孟子無取焉蓋狂者失已狷者失人皆足以害道也害道則害治矣惟夫中者有平正之德無黨偏之蔽觀之欹器中則必正貴中也不平不正則覆矣考之洪範會其有極貴

皆知砥礪激昂求以上副公朝崇奬之寵惟是未聞詔
旨郡國搜舉逸民示國家之表儀新天下之觀聽如前
代故事者要亦似為闕文也臣茲者恭遇陛下祗遹舊
章肇稱毖祀對越天地均釐寰海旁流愷澤行慶大賚
其於煥發明詔訪舉逸民使天下歸心野無遺逸厥今
實其時也而臣恭惟藝祖皇帝之名王昭素真宗皇帝
之名种放二人者皆是逸民一登周行士所歆慕而化
民成俗興治起功賢才彙征悉基於此蓋已然之明驗

即不得以常才非隱逸者備數然後下之三省再加審究如所舉不妄即賜召用以風厲四方鼓舞人物仰副陛下對天交神之初斂福錫民之意實天下幸甚

舉遺逸實材狀

臣竊惟國家取士之道條約最密沿隋唐之舊制以進士為首迄於今日大抵先辭華而畧行實要未能盡無遺材之歎臣觀三代兩漢其取士之法甚要而得人之效後世莫及蓋其專求行實而務於可用故凡任君之

事者皆純厚而堅正洪毅而該敏足以任重致遠振舉百職風俗渾厚治道粹美較之隋唐雖法之詳畧不同而所得之才固異矣今朝廷取士惟進士之科最大自進士外雖有賢良一科又不可以數致率皆純用文詞為去取而於行實則所不問方陛下求用實材實行之時若取士之路祇專於文詞而不兼求行實臣恐未免於遐遺也今天下巖穴草茅閒固有為鄉里所推懐才抱德行實純楙或志節慷慨操履剛正或學識該洽智

畧詳敏或其材可以治民或知兵可以制敵凡此類者往往塲屋一日之程少年時好蹭蹬勿偶進士之外他無可進之路而賢良之科又非人人所能應選遂至老於塲屋有終身泯没而少露者因噎廢食可不為聖時惜哉臣愚欲望睿斷以實材實行為急務特頒明詔令諸郡詳加搜訪嚴為取予各薦如前所陳實材一人大郡二人須本州鄉里衆所推信通知保明申監司監司盡公體國不得少徇私意廣行物色見得某人實應上

項條目然後以名來上命宰執臺諫復省視其所以果見可用令召試學士院量人材以授官爵漸次擢用若所舉不當並行黜罰或果得人優與賞賚茍一郡得一實材則終歲之間可得數百人或僻遠小郡無人可薦及他郡偶未有人皆毋强以必舉將見實材輩出萃於朝廷緩急之時足以立事誠為國之大務也惟陛下深切留意而亟行之天下幸甚　貼黄議者或以方此官冗恐難更立表薦之目臣竊見進納入流官多是無所

知識之人又皆不曾銓試秖爲州縣之累乞降睿旨權
罷進納其進納已未出官人並要銓試中選訖方許注
授其已到任者候滿罷日亦候銓試中選方許參部其
已注授而未到任者亦先赴銓試中選訖方許到任若
闕到一年而試未中選者並如違年法庶幾澄此雜流
以容實材之薦其得失相去萬萬矣併乞睿照
用人狀
臣茲者恭覩陛下學念根於至誠學力期於無倦添置

及於斯民也伊尹告太甲曰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以言不親忠直之君子而比頑童之小人則亂亡可立至也傅說告高宗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以言用賢能之君子則治用私惡之小人則亂也周公告成王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以言成王初政當去小人任君子則能竭力以輔國也穆王告伯冏曰愼簡乃僚毋以巧言令色便僻側

豈有他哉蓋君子之事君也以正正則難入小人之事君也以順順則易親君子難進而易退故其勢易以疎小人挾智以固寵故其勢易以親君子每責難於君故率多齟齬小人則逢君之惡故樂於聽從唯賢君聖主見善明用心剛知天下之治亂繫於君子小人之用否為之取捨進退使之各當其所而不相亂別白區區使之各定其論而不能惑唐虞三代之治蓋無有越此者漢元帝用蕭望之其始亦知親君子矣一墮小人之謀

言者誠恐自今以往歷日浸遠時日益異事日益變寧不為陛下長久之慮乎臣願陛下深究尚書一經其言親君子遠小人如是切至鑒漢唐二君治亂之所分觀范祖禹論小人之情狀常軫聖懐分别邪正外而百僚庶尹内而左右近侍凡忠誠正直之臣道學實德之士此皆君子也願陛下視如手足親如腹心不以日久而浸疎不以拂意而輕厭凡便僻邪佞之輩虛誕貪譖之徒此皆小人也願陛下嫉如仇讐視如草芥不以親昵

而偏信不以悦意而愈親堅此聖心守此聖鑒陛下享
國萬年而長用此道毋揺於異議毋奪於譖言則尚書
一經帝所以帝王所以王端可齊驅而並駕矣臣不佞
倚陛下開納其言固常見之行事益用感激奮厲盡瀝
肝膽為陛下一言惟聖慈留神毋忽焉

歷郡守者始除監司狀

臣嘗觀漢制凡遣丞相史必分刺諸州未聞遽以部刺
史任也夫親民之官莫先郡守其視部刺史之職於民

事爲尤詳蓋吏治民以考功當自二千石始臣竊見近歲卿監郎曹凡未典郡而補外者往往以監司之職權重而事簡郡守之任責重而事繁人之情莫不遠責而就權畏繁而嗜簡故以内而乞外者必以監司爲首臣竊以爲不然監司察人者也郡守受察者也夫受察者然後可以察人今使之一日得外未歷郡守即居澄察之職所察郡縣畧無能以制其心志佚氣驕未有不流於苛薄者臣愚欲望睿旨明詔大臣應在内職事官未

見催物帛折錢三項盡行倚閣其上件錢即非上供之數自係本府支遣之目如蒙睿旨施行庶幾恩出於上民悅於下或有助於仁心仁聞之萬一不勝厚幸

重閱廣奏狀

臣常觀漢高祖最善慮事方天下未定自關以西每先固守然後東征西伐得以取勝其自將擊陳豨也非蕭何守關中則韓信之叛實累其後明年又自將擊布亦回視郃慮常使問蕭相國何為帝之意謂寧使吾之伐

人者未克毋寧使吾之境有變焉蓋跋前疐後以掣吾
肘皆用兵之大忌也臣仰惟陛下神功聖武超冠古昔
深念列聖二百年之貽謨中原千萬人之思漢粤自踐
阼力圖大勲將帥則上釐於主擇卒伍則捐金以加惠
器甲城堡士馬金穀凡古人戰勝攻取之具陛下已經
理而整齊之夫以天道好還之理祖宗在天之靈而鑒
觀陛下復古之念如此固已啓佑大業而犂庭蹀血之
盛將復見於今日矣然臣猶有愚慮不識忌諱以獻陛

下伏見年來江湖之盜時敢竊發比者廣西李接小寇亦敢為妖此固自投死地何足誅鋤而臣私憂過計以為當清白偃戈之朝區區济癬隨自殄滅固何足道然陛下方篤意復古勲在朝夕他日復會東都舉國大進於時江湖閩廣數路萬一有警必有疐後掣肘之患此豈可以不預為之防也夫江西湖南盜賊固當深慮若閩廣三路尤不可忽蓋地土牽聨團簇又諸郡相望别無險隘礔之岡阜自成一區或有寇盜茍不即滅非若

務為可用具以修打過城壁器甲數目申奏其三曰二廣郡守多係部闕凡以資序而得者率是癃老罷羸之人何以應猝乞命大臣更擇緊要州取旨陞作堂闕選材差授許除第二任知縣人內係極瘴去處厚立賞格三路守臣陛辭之日戒以訓兵愛民之事庶使材力有餘可以責任其四曰每遇三路謀帥擇憲必先威望智畧足以彈壓鎮服者仍乞同各州守臣皆一一久任毋遽遷易如任滿日部內無竊發事並與遷秩超擢否則

取旨議罰以為懲勸其五曰切惟聖化旁洽遠民興行
年來二廣之士浸多秀穎宜命大臣搜揚薦召擇其一
二以漸擢用誠足以收遠郡之心銷奸慝之疾亦漢高
祖慰趙子弟之遺意也臣愚欲望睿斷首以閩廣為重
瀕鑒臣說以次施行庶幾陛下養晦蓄純奮然必為之
日可以專意北向無復過後之憂蓋天下之事惟周防
後慮者為不可敵也惟陛下謹之重之以全大計實宗
社幸甚

乞解罷參知政事丐祠狀

臣輒瀝愚誠仰干天聽伏念臣奮跡孤寒本無才望首蒙壽皇聖帝擢登朝行綴迹省學光宗皇帝召自藩輔旋陟禁塗陛下龍飛之初又得晉位六官出守西閫比歲分藩東越更叨收召復長銓官不踰年間既登右府又預政機以書生羈窮之餘一旦寘身此地席寵非稱竊位過優臣仰戴隆知雖曉夕思所以圖報而才品凡下識見昏愚竟無毫分上賛聖治惟念以無功而居重

位每切慚懼怵惕不安雖荷聖慈曲加涵貸未以罪斥
而滿盈之餘災釁間作臣素有中寒脾泄之疾自春至
秋十日九病飲食既減肌體羸瘁年踰六衰勉強實難
既無補於公家宜退安於閒地是用控瀝忱悃仰干君
父察臣所乞出於由中特賜從欲之仁畀臣在外宮觀
以息餘生以安薄分祝釐香火少圖報答於君恩溫飽
田疇均是泳游於聖化

再乞解罷狀

臣聞才智有餘則可以成必至之效膂力未愆亦可以圖將來之功伏念臣素以凡庸謬叨煩使更歷中外凡四十年歷事三朝遂登政路國恩深重思報未圖揆寵榮而實多酌滿盈而已過至於災疾間作身室靡寧視其凡庸則不能輔聖明以成必至之效觀其疾疢則不能待悠久以圖將來之功若更玩愒歲時不知止戒必將上負於國下菑於身顛沛益深用是冒死上瀆聖明願從閒退玆蒙詔旨未即允俞緣臣言語淺膚不能感

動淵聽然臣自知甚審顧戀實難陛下若責其必至之效則臣之才智素卑若望其將來之功則臣之膂力已憊輒敢再瀆洊此控陳伏望聖慈洞鑒忱誠矜憐衰痺特垂天地之造亟與臣外祠差遣以保餘齡以彌災咎臣不勝大幸

又四川制置使乞祠狀

臣螻蟻一介輒忘誅斥輸瀝丹誠仰干天聽伏念臣奮身書生本乏才望出入三朝浸叨踞使太上皇帝擢在

從列皇帝陛下俾攝地官執經邇英日侍旒扆而臣自
知分量游詭外庸誤恩有加盡護全蜀到官以來罄竭
駑鈍細大之務必躬必親廣德意之寛大以撫摩遠民
體聖訓之安靜以調制蠻服適逢歉歲朝夕疚心賴皇
靈德澤之遠漸致百萬饑民之復業臣伏自今春三月
已浹歲周私念衰病技窮便當有請屬遵嚴詔未敢籲
天方竢夏秋之交忽叨進律之寵復遲累月始敢控陳
目今四蜀妥安三邊寧謐歲事告成遠近登熟豈不負

戀無事輒欲冒昧有言實緣臣舊有心腎之疾年來久困劇繁疾證暗增今歲尤甚久坐久立皆不能支日事呼醫不敢再告年已六十目視眵昏省閱文書尤覺費力至於婚嫁之迫不敢悉陳職事之間豈無增怨儻復久當隆委必致上貽顧憂用是東望闕庭百拜控請臣愚欲望皇帝陛下矜憐耆舊臣十年之間備更煩使心力既盡叨竊已盈茲守西藩兩見歲晚今來懇奏實非虛文特軫睿慈畀以祠祿早獲東下休養家林君父

大恩與天地等臣或未塡溝壑他日尚可支吾儻被使令赴湯蹈火敢不唯朝廷命

又吏部尚書丐祠狀

臣輒瀝愚衷仰干天聽伏念臣嵬瑣庸材叨歷中外踰三十年翫愒徒勞一無可紀比者仰蒙聖恩萬里召還驟置銓長才不稱位每切憂惶果致挺災疾病驟作若不控告君父祈歸田里必致不測臣愚欲望皇帝陛下天地垂慈矜憐衰晚得疾難以任職特與在外宮觀以

便醫藥保此殘年不勝萬幸

辭免攢宮覆按使轉官狀

恩榮漫及不勝憂懼緣臣事體與衆不同委爲僥冒須至控瀝危悃者臣聞賞以視功古人所以垂訓無功受祿詩人所以刺貪蓋賞或僭濫上則不能以勸功下則得罪於公議如臣庸陋之迹頃因備數從班誤蒙使令覆視靈域豈特因人竟事原無微勞臣子銜哀所當盡力而在寒蹤尤不當被受者其事有三伏念臣於去年

若更無功冒賞天刑人禍將必不免此尤不當被受者三也區區迫切之衷言辭澁訥不能宣究惟知俯伏震慄無地措躬欲望朝廷特賜數奏寢罷上件特賜一官指揮必不敢祗受庶使蕞爾微蹤猶或苟安愚分

再辭免狀

恭承明詔感極涕零臣么麽微蹤自合亟拜宸綸不當洊有陳瀆以干方命之誅實以迫切之私於義未安於心有愧若不控告朝廷定致上貽物議臣竊聞有勞者

輕重之殊而士全進退之義選任之理古今所同伏念
臣樸學無聞小才何用官踰十閏仕歷三朝叅縣當路
之薦闈首辱阜陵之晉用郎闈館學七冒中除使節麾
符六更外任太上親擢則畀以京兆民曹之繁委陛下
過聽則錫之文昌經幄之特恩而臣智弗踰人勤難補
拙內之心計之可恃外無鞭算之足施坐閱三年已負
千載一時之遇既窮五枝但知百里九十之難今已疾
病浸攻精力亦憊久此立朝之無績豈無固位之自嫌

爰控忱誠願從更迭惟厥今舒庚之支遣與將來繒帛之匪頒猬辦支吾實無規避欲望皇帝陛下鑒由中之請推盡下之仁儻皇慈未忍於棄捐俾愚分復叨於分守出處士之大節或遂其私優劣中之自維誓殫餘力有懷盡瀝得請是期

再乞補外狀

某伏蒙聖慈以臣上殿奏事乞從更迭補外特降詔書不允者伏讀訓詞感深至泣臣自惟一介幺麽不當再

有控陳而中有未安義難自禁重念臣本無才望徒有
樸忠誤被三朝特達之知遂叨一時選掄之數頃司天
府獲際龍潛每蒙陛下畧其微官許之庭見天顔頻逮
已辱簡知旅列禁塗俾當劇部親覩真命御極千載一
時適丁多事之秋獨任大農之責殫竭鼠技僂指三年
目即支吾㫤勝前日豈不貪戀聖德乃欲輕爲去就玆
承明詔尚閲俞音天地隆恩至深至厚實緣自揣宜去
其說有三臣聞一出一入亦朝士之常知進知退實聖

於愚分

乾隆御覽之寶